

四書味錄 論語

聖蹟考

依江氏鄉黨圖考所定問有改正加按字以別之
內附年譜

○先世

家語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國於宋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濬

當作

公其及襄陽

當作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

方或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

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世以孔為氏

聖人之後也而憾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

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是以餉余口其共

也如是

本姓解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墨夷

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為鄆邑大夫以勇力著事見左襄十年十七年

華父督殺孔父事在魯桓公十年豈至曾孫始避禍乎疑有誤

○始生至母卒

本姓解叔梁紇娶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

三女其小曰徵在以妻之

史記所謂野合者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尼

邱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

闕里誌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

十年十月庚子是本月二十一日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孔

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按生年三家不同伏讀春秋

御案曰朱子集註序採用孔子世家專以史記為憑宋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力主公穀而亦無確然不易之證但謂史記多失實公穀以次相授必有依據耳夏氏洪基曰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卒乃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公羊書月已訛豈盡可據宋濂乃從公穀作七十四歲似乎駭聞夏氏之見卓矣通鑑前編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聖人生之年亦頗有理今折衷於朱子而參以夏氏及通鑑前編之說則史記良不誣也

家語孔子三歲叔梁紇卒史記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家語十九歲娶宋之

开音堅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以名曰鯉而字曰

魚史記孔子二十歲嘗為季氏吏料量平一歲嘗為司職吏畜蕃息謂委吏乘田通考天子

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歷聘紀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

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此章為世大疑近世高郵孫遂人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

讀為句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兩句為例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於坎為殯殯後而

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以為已葬至道

旁見之者亦皆以為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為

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

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啓父墓也謂氏破墳爲引無義理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聊曼父之母而知之如此讀之可爲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

○學官至適周反魯

左傳

師針秋鄰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鄰子曰我高祖少皞

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仲尼七十歲聞之見於鄰子而學之家語孔子二十歲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曰某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已習其爲人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皐然高望而遠眺焉曰某迫得其爲人矣近黜而黑頤然長曠知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按甘鳳麟

云史記載此於去魯後非也歷聘紀年記于二十九歲庶幾近之

家語孔子四十歲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遂

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通考自周

反魯弟子益進

○適齊反魯不仕

史記昭公奔齊魯亂孔子三十歲適齊

昭公二十五年奔齊世家叙適齊於此年是也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左右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音王之廟釐王變文武之制作華麗之飾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俄頃左右報曰釐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齊有一足鳥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天將大雨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泛溢睢齊有備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為養辭不受史記景公問政孔子水泛溢睢齊有備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為養辭不受史記景公問政孔子四十歲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云云孔子遂行反乎魯

據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贏博閒而夫子往觀葬益自魯往觀贏博閒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按江氏此說與年譜不合

曾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蜺蜺音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瓊羊通考四十七歲退

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自遠方至（更記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久溫溫無所試欲往子路不悅然亦卒不行

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為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因史記之文其實非共執也不狃自在費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為前驅以監之耳虎奔在九月不狃之召蓋在其後此年為中都宰矣

○仕魯

家語孔子（五十一歲）初仕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士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茲民（左傳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勒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子盍圖之乃不果享

夾谷事以左氏為信穀梁史記有斬侏儒事後儒偽造也

春秋經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荀子家語史記皆有誅少正卯事朱子曰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

權耳今亦不錄

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

家語孔子四歲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濱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

者不諸饋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

司皆如歸焉孔叢子為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而韉投之無矣韉之麇裘投之無郵既而政

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去魯遊周

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五歲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先井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

當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家語

舞曲各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

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

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地名師已送曰夫

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敗哉游哉維以卒

歲師已反以告桓子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遂適衛主顏濁鄒家即顏寒操孔子去

魯作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龜山奈何又作猗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

子去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迢迢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過一

身將老史記衛靈公致萊六萬居十月時孔子五去衛將適陳過匡統志匡城在大名府

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八此由彼缺也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逐孔子孔子狀類陽

虎拘焉家語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由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

子記謂使從者為賓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謬甚此時豈有賓武子耶

史記去即過蒲月餘反平衛主蘧伯王家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

子貢說驂而賻之史記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

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

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

次乘招搖禮記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禮記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孔子七歲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

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並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至陳王司

城貞子家又吳伐越陰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

會稽山防風氏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有隼集於陳延而死楷矢貫之楷木石弩以石為

矢長尺有咫長尺陳潛公曾謂家諸使使問仲尼仲尼七歲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百蠻肅慎氏貢楷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

陳三歲年五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

有勇力門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

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莊子言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

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云云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間賣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殺之某聞之剝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

孔叢子作操
史記云作操
家語云作操
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那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廐傷予道窮哀彼無辜踴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史記反乎衛主
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
九歲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此哀公二年也更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按朱子之辯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也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考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則吳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不得言陳蔡之間矣然則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絕糧別一時事不必即在去衛如陳之年也不絕糧事見後

春秋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孔子六十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觀變不毀故史

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平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唯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六十自陳遷於蔡

此哀四年事也是時蔡已遷於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而史記猶叙蔡事非是

陳蔡之間孔子六十絕糧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盡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家語絕糧七日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明日免於厄

史記家語皆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辯其非今叙於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事蓋道途間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也

史記齊景公卒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六十曰政在來遠附邇

此哀六年也葉公所治蔡地屬焉故子告以此

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

乎夫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家語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昔過陳之

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甘如蜜是以知之史記其秋楚昭

王卒於城父於是孔子^{六十七歲}自楚反乎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是時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子

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於是孔子居衛又五年}

考年譜哀十年夫人^衛官氏卒昔人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辨其無此事云檀

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

於^于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

公始出妻是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檀弓記其期而猶哭

故夫子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

○歸魯至卒

史記再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哀十一年}康子逐公華公賓林以幣迎孔子^{六十八歲}孔子歸魯

史記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又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述三代之禮}

序書傳禮記語魯太師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又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卦文言讀易章}

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七十歲}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孔子曰孰爲來哉孰

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洟袍曰吾道窮矣^{史記}乃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

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

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

河陽樵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續經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某七十卒

襄二十二年生今七十三若據公穀二十一年生當爲七十四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
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
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左傳公誄之曰旻天
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癯癯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檀弓孔子之喪
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哀十三年若喪子伯魚年而無服喪子路哀十亦然請
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附雜事

檀弓曾子曰商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從征記云闕里背洙而泗莊子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乎
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歌音器焉守廟者曰此宥
坐之器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
不覆哉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言其衆

附錄

論語卷一〇論倫也嘗得其倫理謂之論凡與人言謂之語

學而第一

註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學而章全旨

此以為學之全功示人也由已推到人由順說到逆三不亦乎字將學中境界一指點令人默默自思鼓舞向前去仇愴枉首節學以成已明德之事次節學以

成物新民之事末節學以成德止至善之事通章俱以學字直貫到底而其工夫却是逐層進去一步深一步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

黃際飛曰此二句是學之所以

然〇善同者天命之性也覺異者氣質之殊也

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

此句是學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明善從致

知來復初從力行來

〇二句是學字究竟

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

則所學者熟

此句是說而中心喜說

此句是說

其進自不能已矣

此句是說

程子曰習重習

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程子上

知言此一條以行言浹洽於中故能明善所學在我故能復初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

習也

姑以坐立起例非謂止此時也其言時字

子曰人苟不安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不

亦與時時之義異朱子特采以備一說安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學其可以已哉然學而不習則表裏扞格矣習矣而不時則朝夕間斷矣必也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時時溫習其所能之事則始之見苦者久而漸甘始之見淡者久而彌旨凡其所知且能者必皆有以目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學字一頓古人與稽讀書論世學古之先覺也今人與居人真有欲罷不能者不亦說乎事賢友仁學今之先覺也兼知行說須依註明善復初方不是記誦詞章之謂而字承上起下學而復溫之謂習習之不已之謂時之字指所知所能言翼註時習有勿忘勿助工夫按王已山以時習之毋凌節而不顧其遜即勿助意時時習之毋闕久而或生其厭即勿忘意玩註意須側重在時時習之一邊韓慕廬理本為我之所無習之所以致其新理又本為我之所有習之所以迎其故張曉樓吾所受於繼善而成性者無須臾之可離則吾所求以明善而復初者亦無且暮之速化說處全從時習上領會工夫爛熟義理融洽左右有逢源之趣俯仰無杌障之虞到此境界豈不喜說按說字則俗說有滋味相似勿講太深勸學錄郝楚望文云雖未必心與道洽而端緒可循雖未必理與心肅而機緘漸啓極有斟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

此解上

程子曰以善及人

時習則善方成已朋而信從者衆信者衆則人皆有以明乎善故可樂三句解下一句○周

來則善可以及人從者衆則人皆有以復其初故可樂時侯曰告之而入信

率之而人從且無遠弗届君又曰說在心樂至發散在外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

子與人爲善之心孰快於此說樂是人皆知皆能而共樂然

學非一己之學而同人之學也由是學益深習益熟則我不必往而朋無不來不惟來自近

地且見來自遠方矣將見我學古人以明善朋又學我之明善借遠邇而各有以明其善

也我學古人以復初朋又學我之復初借遠邇而各有以復其初也較之從前之奇莫與

賞疑莫與析其抑鬱不宜玩負笈尋師豈能人人如此若曰亦必有人如此云爾來者吾

可同日語矣不亦樂乎宜玩負笈尋師豈能人人如此若曰亦必有人如此云爾來者吾

學之說有以致之也遠方字重看樂字正在此討出講樂字須體會程註想見立必俱立

成不獨成意思詳說說止藏於中樂乃形於外故程註云發散在外也在外何如白虎通

曰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辨訛樂莫樂於一己之學足以公四海是橫說樂莫樂

於一時之學足以傳千秋是豎說四書鏡通節宜靠定時習說後討出消息遠來不是反

交聲氣樂並不在樂羣請業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含怒意怒字粗着一含字便細着一意字尤細按王字泰曰

薰風可以解愠天暑何嘗怒他只是令人悶耳此喻

最善名狀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陳氏曰尹氏解本程子曰雖樂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朱子曰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愠。此條聯樂與不愠言。故居尹氏之後。愚謂及人而樂。

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程子說不愠然後君子。朱子說惟君子然後不愠。所以又繼程子之後。然

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已焉耳。○朱子於下兩節俱推本首節至此。又繳轉不已二字與首節學之不已相

應。○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此條又就各下。○雖然學非爲人之學而句發明餘意。○爲己之學也。夫遠來者

未嘗無朋而不知者又自有人也。惟學愈深習愈熟。人知之而不喜。人不知而不愠。蓋天下雖無知我之人而我非無可知之人。則於己無恨。我本無意於人之知而亦非人之不足以

我知。則於人何尤。方將不覺有人而何覺有人之不知。方將不知有不愠而何知有愠。是其識見高明矣。涵養純粹矣。自得既深而道德之歸有日。上達不已而聖賢之詣可期。不亦君子乎。吾願與天下學者勉之於時。

○綱旨人不知包得濶上而君相之不用下而學術之不習之功而精進不懈以馴至於此。同皆是又或意之所忽或志之所背或見之所偏隨地皆有。不專指行藏。而字折轉語與首節而字差別。須將人不知三字重讀實見其逆而難

而字轉下方有力。且下君子身分亦出一愠。不是人故忿怒只心中有些不平便是強制與曠達一流。固不足與此。則老氏知希我貴亦何啻天淵。至以容人爲悅則又涉於自廣狹人

之病。惟尹註學在己二語最精。○翼聖君子畏天命而憫人窮人之不知。儘有憂處。然此憂

處原從天理上來所謂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也。若以人不見知而愠則無有君子未達聖人。一問者翼註識見高故知其無預於已涵養定故自然不動於心。○論語氣此章本三平但觀註德之所以成云云及語類工夫專在時習上做等語自應以首節作主。任翼聖不亦悅乎。不亦樂乎。是為人不知悅樂者說。不亦君子乎。是為人不免於愠者說。說樂是滋味。君子是品地上。兩不亦箇中自領下一不亦一座高懸。

有子章全旨

約旨此章勉人務於孝弟上節從不好一邊看見孝弟的人自不向惡去下節從好一邊看見無數好事都從孝弟來君子二句宕開作過峽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
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魯人○論語是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故於第二章第

善事父母為孝

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鬥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

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有子曰孝弟之至足以通神明光四海人亦特忘不能孝弟耳假如其為人而孝且弟也孝弟之人

其心和順心一和順則焉往而不和順哉而謂好犯上者鮮矣夫犯上特小不和順既已無之則大不和順如作亂斷斷乎未之有也無他和順者其心則乖逆其為人猶言假如這者非其心故所好在此而不在彼也此以逆推之而知必不然者也個人其天資學力俱